

第一章 討一個公道

入秋了，風裡有了絲絲涼意，又夾雜著淺淺淡淡的桂花香氣。

本該是悠閒從容的時光，香府的老太太英氏火氣卻很大，摔碎了兩個茶碗三個果碟，又舉起了一個哥窯海榴紅花觚。

英氏的女兒香馥坐著沒動，只淡淡地說：「這個花觚是嬰兒最喜歡的。」

英氏雖已上了年紀，動作卻極為敏捷，「嬰兒喜歡，那可得給她好好留著。」小心的把花觚放下，換了一個黑色瓷質茶罐。

「這罐子我還滿中意的。」香馥阻止。

英氏怒道：「這破罐子有什麼好的？黑不溜秋，毫不起眼，偏妳拿它當寶！」

香馥幽幽歎氣，「娘又不是不知道，我眼光一向很差。」

英氏見不得女兒這般模樣，放下罐子嗔怪道：「與妳何干？當年是我們作主命妳和陳墨池成親，誰知他寡廉鮮恥，考中了狀元就休妻另娶，攀高枝兒做駙馬了？阿馥，這都是姓陳的負心無情，妳一點錯處也沒有！」

英氏忙著哄女兒，倒顧不上發脾氣摔東西了，一直在旁邊站著的婢女立秋、立冬有眼色的蹲下身子清理碎片。

胖乎乎的蘇嬾嬾則幫著英氏罵人，「姓陳的負心賊就該千刀萬剮！才十歲就把他親爹剋死了，他親娘一個婦道人家，膝下兩兒一女還小，就是想拉扯兒女長大，也是拉扯不動。要不是咱們家老爺大仁大義，助他銀兩，他一家四口早餓死了！真是負心賊，那時他窮，連香家的上門女婿也願意做；等他發達了，闊氣了，卻連結髮妻子、親生女兒都不要了，喪盡天良，豬狗不如！」

聽到這些香馥心中不快，但蘇嬾嬾是她奶娘，也不好出言斥責，秀眉微蹙道：「陳墨池再不好，也是嬰兒的生父。罵他太狠，嬰兒臉上如何掛得住。」

蘇嬾嬾抖出一方和她身材極不相稱的秀氣手帕，抽抽搭搭的哭起來了，「姑娘還是對姑爺……對姓陳的一片癡心，只是咱們家老爺不在了，沒人給姑娘撐腰，白白給人欺負……」

「我是為了嬰兒著想。」香馥和離書已經簽了，哪裡還會承認對陳墨池有情愫。

「只怕瓔姐兒和她爹一樣也是個沒良心的，放著親娘不要，一心想投奔那個公主後娘……」蘇嬾嬾還在哭。

英氏拍案，「胡說！瓔兒生下來便上了族譜，她姓香名瓔，是香家的孫女。香家的孩子，自然是向著香家的，陳家說什麼也搶不走！」

話雖這麼說，但當婢女來報縣令之妻許孺人到訪時，英氏和香馥心中均是有些不安。

香府是商戶人家，平時和許孺人並無來往。許孺人親自登門，必有要事，不會是和陳家有關吧？該不會是幫著陳家搶孩子吧？

明知許孺人可能來意不善，但她是本縣父母官的家眷，總不能把她擋在門外。

母女二人將許孺人迎進廳堂，許孺人年紀四十多歲，清瘦冷淡，只抿了一口茶便把粉彩茶盞放下了，「可否請瓔姐兒一見。」

香馥婉言推卻，「多謝孺人關心，這兩日瓔兒身子不大爽快，等她大好了，一定

讓她登門拜見。」

許孺人微哂，「聽聞瓔姐兒的親祖母、大伯母想見她，也是見不到，何況我這個外人呢？」

英氏忙澄清，「瓔兒姓香，是香家的孫女，我才是她的親祖母。」

許孺人不理會英氏，對香馥徐徐說道：「父母若愛子女，則為之計深遠。瓔姐兒留在香家，只是普通商戶之女，以後香家還要靠著她支撐門戶，她辛苦不辛苦？艱難不艱難？今後若要婚配，不過是門當戶對、商戶之子。若到了陳家，她父親是狀元爺、駙馬爺，母親是南陽公主，身為公主府的千金，誰不高看？王孫公子，貴族子弟，甚至天潢貴胄，什麼樣的夫婿嫁不得？榮華富貴，唾手可得。

「身為母親，不可太過自私，只想把女兒留在身邊，卻毀了她的錦繡前程。如果瓔姐兒自己也想回陳家，做母親的何必苦苦阻攔。公主駙馬已經完婚，陳府一家和睦親熱，若再加上瓔姐兒，闔家團圓，豈不美哉。

「咱們做長輩的，也別太無情了。不如把瓔姐兒請來，問問她的意思，如何？姓陳還是姓香，於她而言，天差地遠。」許孺人微微笑起來。

做商戶之女還是做官家千金，這還用選嗎？只要這瓔姐兒不是傻子，必定會回陳家，如此一來，她這位縣令之妻也就不辱使命，替南陽公主了結了一樁麻煩事。若駙馬和前妻之女留在香家，不明內情的人會以為南陽公主不慈，做不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有損公主的賢名。

香家這位瓔姐兒，必須改姓陳，必須進入公主府。

這是瓔姐兒的宿命，也是瓔姐兒的榮幸。

香瓔臉頰貼在黃花梨嵌玉石的屏風上，涼涼的，像是真的貼在玉石上一樣，她抬起手在雕花黃花梨邊框上摸索，摸到兩個熟悉的圖案，心潮澎湃。

她七八歲的時候最是調皮，偷偷拿雕刀在這裡刻下「香瓔」兩個笨拙難看的字，祖父祖母卻當寶，原封不動的給保存了下來。

分別多年，重新見到這兩個字，便回想起兒時天真爛漫的時光，那時祖父還在世，父母還沒有分開，她就是香家的寶貝疙瘩……

「跟隨父親或是母親，讓瓔姐兒自己選，如何？」許孺人溫文的說話聲傳入耳中。

香瓔手指伸入口中，用力咬了一下，痛得冒出淚花。

真的，這是真的，她又回到了十三歲，回到了青澀單純的豆蔻年華。

這一年她父親陳墨池春風得意，御筆親批為第一甲第一名，之後跟她母親香馥和離，另娶南陽公主。父親年輕時候受香家大恩，答應他和母親的第一個孩子不管是男是女，都會姓香，繼承香家的香火，但這一年他反悔了，三番兩次向香家索要女兒。

娘不肯答應，陳家便委託許孺人出面，要求香瓔自己來選擇，娘相信女兒肯定是向著香家的，答應相見，誰知……

香瓔雙手掩面，她實在沒有辦法面對自己曾經的愚蠢，怎麼會鬼迷心竅，一句話不說，只是哭泣……

聽見廳堂中有些亂，香瓔拭去淚水，以玉石為鏡理妝，心中回想著，她記得這天許孺人是和陳家女眷一起來的。

陳家大郎陳墨耕的妻子趙氏、陳墨耕的女兒陳樂欣，這時就在香府門外等著，等許孺人勸好了她，趙氏和陳樂欣立即會進來接人。

這對母女和許孺人一樣，急功近利，急於求成，香瓔太瞭解她們了，知道她們在想什麼，也知道她們會做什麼。

她自頸間取下一物，端詳良久，眸光如水。

「便依孺人。」

聽到廳裡母親冷冷的聲音，香瓔重又雙手掩面，她愧對母親，愧對祖母，實在沒臉見她們啊。

香瓔被婢女請入廳堂時，仍耷拉著腦袋，怎麼努力也抬不起來。

她是沒臉見親人，但許孺人卻會錯了意，以為果然如陳家老太太所言，瓔姐兒一心想回陳家，但被英氏、香馥攔著不許，因而生出怨氣，連見客的禮數也不管了。

「瓔姐兒，妳想不想見父親？想不想回陳家？」許孺人絲毫不計較香瓔的失禮，紆尊降貴的起身到了香瓔面前，柔聲細語的詢問。

「父親疼我嗎？陳家的人疼我嗎？」香瓔低頭看著腳尖。

「當然疼妳了。」許孺人大包大攬的說。

香瓔強忍心頭的厭惡。許孺人的丈夫程鵬做了十幾年的縣令，一直沒能升官，許孺人表面清高，其實急壞了吧？藉著替陳家做說客，許孺人討好了南陽公主，給程鵬鋪了路，真是賢內助啊。

「父親要是真的疼我，陳家要是真的疼我，就讓陳樂欣把我的小白鷺還給我。」

香瓔像個任性的、不懂事的孩子。

許孺人莫名其妙，「什麼小白鷺？」

香馥很是震驚，「瓔兒，小白鷺不是妳貼身戴著的嗎？怎會給了欣姐兒？」

香瓔抬手抹眼淚，「嗚嗚嗚，陳樂欣騙走我的小白鷺，嗚嗚嗚……」

香瓔對母親愈覺抱歉，母親並不知道小白鷺有一真一假，這個祕密只有她和已經去世的祖父知道。

祖父給了她真的小白鷺，是保護她的，不過祖父也給了她假的小白鷺，是保護真小白鷺的。

真的小白鷺潔白無瑕，假的小白鷺底部有瑕疵，之前香瓔背著母親私自把小白鷺借給了陳樂欣，怕母親追問，便拿出假的戴上了。

十三歲的香瓔，有多少事是瞞著母親的？

許孺人花了好一會兒的功夫，才弄清楚小白鷺是一塊形如白鷺的白玉佩，不由笑道：「原來是欣姐兒拿了妳一塊玉佩，此等小事，包在我身上。」她向身邊的僕婦使個眼色。

僕婦會意，忙笑道：「說來也巧，方才孺人在貴府門前下轎，恰好和陳大太太碰著了，陳大太太帶著的那位姑娘可不就是欣姐兒？」

許孺人的話軟中帶硬，「陳大太太和欣姐兒母女倆思念瓔姐兒，在香府門外徘徊

不忍離去。彼此至親，讓她們見見瓔姐兒，又有何不可？」

香馥跟陳墨池和離之後，英氏是不許陳家人上門的，但事情到了這一步，她只好忍著一口氣，命人把陳大太太、陳樂欣母女倆帶進來。

陳大太太身穿紫緞裙子，頭上戴了好幾樣赤金首飾，從頭到腳充斥著暴發戶的氣息，俗不可耐，陳樂欣則穿了嬌媚的桃紅衫子，濃妝豔抹，少了點年輕女孩的青春純真。

陳大太太和所有的陳家人一樣，在香港白吃白住過好些年，沾了香家無數的光，見了英氏和香馥，難免帶了幾分羞慚。

但陳樂欣臉皮可厚實多了，殷勤問過安，便拉過香瓔的小手撒嬌，「瓔姐兒，咱們是親姊妹，同吃同睡，何等親密，妳的小白鷺不要這麼著急要回去好不好？我想多賞玩幾日。」

香瓔冷笑，把陳樂欣的手甩開了。

所謂的同吃同睡，是陳樂欣吃香瓔的、喝香瓔的，不管香瓔有什麼好東西，陳樂欣都要分一杯羹。

最可惡的是，前世陳樂欣從香瓔手裡騙走小白鷺之後，當成寶貝獻給了南陽公主的親生女兒何盈。

小白鷺有療毒之效，何盈憑著這件寶貝，屢立奇功，出盡風頭。

在南陽公主府，何盈是天上的白雲，香瓔是地上的汙泥，前世她誤入歧途，受盡磨難，她認了；但重生後，那些辱她害她，搶走她寶貝的人，豈能輕輕放過。

「我就要我的小白鷺。」不管陳樂欣如何軟硬兼施，香瓔一概堅持。

「妳拿妹妹的東西做啥？快還給她！」陳大太太又氣又急的斥責。

「欣姐兒，小白鷺是先父遺物，妳拿著不合適。」香馥緩緩的道。

陳樂欣耍賴不成，賭氣的從頸間摘下繫著玉佩的紅繩頸圈，「瞧妳小氣的，還妳就是了。」說完擲向香瓔。

香瓔袖中早準備了足以亂真的贗品，籠住真的小白鷺後，一聲驚呼，贗品摔到了青磚地上——潔白美玉，應聲而碎！

「妳摔了我的小白鷺！妳摔了我的小白鷺！」香瓔頓足大哭，「妳給我滾出去，我永遠不要見到妳！」

陡生變故，所有的人都驚呆了。

香馥蹙眉，「欣姐兒，妳為什麼故意摔碎嬰兒的小白鷺？妳就這麼恨她？」

英氏眼中冒火，「小白鷺價值連城，就算賣了妳陳樂欣也賠不起！」

陳樂欣驚慌失措，「不不不，不是我故意摔碎的，不是我……」她扯住陳大太太的衣袖哀哭求助，「娘，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！」

陳大太太也急得掉下淚來，「孽障！孽障！妳，妳讓為娘如何是好？」

香瓔在旁口口聲聲讓陳樂欣「滾」，陳樂欣急中生智，「妳既看我不順眼，硬要轟我走，我走就是了。」拉了陳大太太想溜。

「大太太、大姑娘請留步。」香馥提高聲音喊住她們，「小白鷺乃名玉重寶，平白無故摔碎了，便想一走了之了嗎？」

立秋、立冬攔在門前，陳大太太和陳樂欣想跑也跑不掉。

許孺人那抹得意的笑僵在嘴角，眼看著就要大功告成了，誰知竟惹出這事？

她冷冷看了陳樂欣幾眼，惱怒到了極點，陳家這個大姑娘太可惡了，成事不足敗事有餘！

「小白鷺價值幾何？」許孺人雖惱怒，但既然牽涉進來了，免不了得做個和事佬，

「讓陳家原價賠償也就是了。」

英氏雖然聲稱小白鷺價值連城，但許孺人並沒當真，覺得英氏不過是誇大其辭。香馥淡淡道：「二十年前，中秋之夜，金陵百寶樓的百樓主大宴賓客，富商雲集，席間百樓主列出百樣珍寶，富商們爭先恐後出價，價高者得，小白鷺是最後出場的一樣。」

「原來還有這段典故。」許孺人心提到了嗓子眼兒，百寶樓的名聲她自然是知道的，能在百寶樓的中秋宴上壓軸出場，小白鷺一定身價不凡，這樣的小白鷺，陳家賠不賠得起？

香馥聲音並未提高，但卻吸引了眾人注意，連陳大太太、陳樂欣母女倆也不再和香府婢女纏鬧，靜靜側耳傾聽。

「小白鷺究竟價值幾何，也不是我空口白牙能定下來的。當時西域一名富商想以他名下的十家香料鋪交換，卻被百樓主一口回絕。」

廳堂之中，一片靜寂。

陳樂欣兩眼發直。西域商人的香料鋪子，一家已經很不得了，更何況十家？十家香料鋪都不換，小白鷺到底有多值錢？

想起英氏方才那聲「就算賣了妳陳樂欣也賠不起」，陳樂欣身子發軟，倒在陳大太太身上發抖。

陳大太太徬徨無措，抱著陳樂欣抹眼淚。

許孺人差點沒氣死，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，這兩個女人一樣的蠢笨如豬！如今摔碎了香家的重要寶物，實難善了，就算香府肯放這對母女回陳家，陳家上上下下也肯定責難辱罵，不會讓她們輕鬆過關。

總之是個死，索性拚一拚，陳樂欣這時若慷慨陳詞，然後撞牆「自盡」，那時情勢翻轉，為難的反倒是香家了吧？

許孺人心裡把這對母女罵了千遍百遍，但仍開口道：「小白鷺雖貴重，到底是身外之物，可血濃於水，大姑娘終究是瓔姐兒的姊姊。」這話看似平和，其實在提醒。

「孺人說的對。」陳大太太先前只知道哭，聽了許孺人的話，忙開始求情，「這麼貴重的寶物若定要欣姐兒賠，不是要她的命嗎？她縱然千不好萬不好，也是瓔姐兒的姊姊，就饒她這一回吧。」

英氏「呸」了一口，「依妳這麼說，香家只能吃啞巴虧了？香家若不吃這個啞巴虧，便是無情無義了？」

陳大太太狠了狠心，把陳樂欣推到香瓔面前跪下，「還不快求求妳妹妹！」

陳樂欣抱著香瓔的腿苦苦哀求，「妹妹，我不是有心的，妳放過我……」

陳大太太也哭得妝都花了，樣子更顯得可笑難看，「瓔姐兒，你就饒了她吧，她是妳姊姊，難道妳定要逼死她不成？」

「殺人不過頭點地。」許孺人一旁好言好語。

香瓔撇撇嘴，笑意譏諷。明明是陳樂欣闖了禍，但陳家母女倆這麼一哭一鬧，許孺人再敲敲邊鼓，倒顯得香家得理不饒人了。

香馥見狀有些著急，要過來幫忙，香瓔搖搖頭，伸手指指自己的鼻子，表示今天的事她自己來處理。

香馥猶豫了下，緩緩點頭。

香瓔胸中一熱，她是香家獨苗，從小到大，祖父祖母和母親對她異常嬌慣，雖然她年紀尚小，但她想要當家作主的時候，總是由著她，就算她處事不當，就算她胡鬧，也會由著她。這次，她不會讓母親失望的。

陳樂欣話越說越軟，越說越可憐，「妹妹，姊姊是生是死，只憑妳一句話。姊姊的命，就捏在妳手裡了，妳是有姊妹之情的對不對？」

言下之意，香瓔如果要追究，就是罔顧姊妹情，重利忘義？香瓔真想迎面啐她一口，但她如今不是真正的十三歲少女，並不會只憑一腔少年意氣說話辦事，落人口實。

香瓔拉起陳樂欣的手，哭得比她更傷心，說話比她更情真意切，「咱們姊妹至親，我又如何忍心？我倒是想不追究，只怕杭大小姐不答應。不瞞妳說，這小白鷺我已經轉讓給她了。」

這話如兜頭一瓢冷水潑下，給陳大太太、陳樂欣母女倆澆了個透心涼。

連許孺人也是頭皮發麻，「是皇商杭家的大小姐？」

杭家也經商，但不是普通商家，而是皇商。杭家世代經營絲綢和皮革，累積巨富，世宗年間朝廷和也羅國開戰，杭家獻銀獻糧，並為朝廷運輸軍糧、軍資等，得到朝廷嘉獎，後來世宗在宮中設宴款待杭家家主，並封官授爵，杭家辭而不受，被封為皇商。

杭家根基深厚，遠非尋常商戶能比，香家，許孺人是不怎麼放在眼裡的，但杭家，許孺人可就惹不起了。

陳樂欣忿忿叫道：「誰不知道妳和杭千嬌要好？妳是不是真的轉讓給她，只有天知道。」

香瓔冷笑，「妳衝我發什麼脾氣？有本事妳對杭大小姐叫啊。」

陳樂欣被噎得說不出話來，她哪有膽子對杭千嬌叫嚷？杭千嬌的姑母是正得寵的杭貴妃，連南陽公主見了杭千嬌都分外和氣。

香瓔把杭千嬌搬出來，別說陳樂欣，連許孺人都給嚇住了，沉吟再三卻想不出計策。

香瓔再接再厲，假裝看了眼沙漏，一臉煩惱的道：「我約了杭大小姐午時小聚，她就快要來了，這可怎麼辦呀？」

陳樂欣大驚失色，許孺人也坐不住了，起身告辭。

「孺人，帶我們一起走吧。」陳大太太、陳樂欣齊聲央求。

「孺人是和妳們一起的？如果是一起的，小白鷺一起賠？等下杭大小姐來了，一起跟她解釋？」香瓔笑問。

這下可好，許孺人走得更快了，英氏和香馥留都留不住。

出了香府大門，許孺人稍做喘息，有種逃出生天的感覺。

杭千嬌太過潑辣，小白鷺又太過貴重，她可不願和這種麻煩事沾上干係。

「此行竟勞而無功。」許孺人由僕婦攙扶著上了轎，閉目歎息。

豈止勞而無功，只怕反倒有罪過了。

南陽公主面前，如何交代？

許孺人一走，香瓔立即翻臉，命人把陳大太太「請」到廂房休息，陳樂欣則被押到柴房關了起來。

跟著陳大太太來的兩個婢女被趕走，「妳，還有妳，回陳家報信，讓陳家準備銀子贖人。」

可憐陳家這兩個婢女來的時候以為是個美差，得意洋洋，走的時候卻是哭哭啼啼，如喪考妣。

「妳敢把我關到柴房！妳膽大包天！」陳樂欣又驚又怒，拚命掙扎。

「捆起來，扔到柴房。」香瓔眯起雙眼。

香家的下人沒有不恨陳家的，小姐既發了話，兩個主子又聽之任之不予阻止，這些人便發起狠，把陳樂欣捆嚴實了，打開柴房，扔到稻草堆上。

陳樂欣手腳被捆，又驚慌又害怕，淚如雨下，瓔姐兒怎麼跟變了個人似的，這麼厲害了？

中午，沒人給陳樂欣送飯，半下午一個白胖廚娘送來了半盆剩飯，「這是瓔姐兒宴請杭大小姐剩下來的，賞妳了。」

陳樂欣幾乎沒氣死，她再不濟也是陳家的正經姑娘，怎麼就跟乞丐似的吃剩飯剩菜了？

這一頭的香瓔宴請了杭千嬌，親自送至二門，「麻煩妳替我圓謊，過意不去。」

杭千嬌豪氣干雲的說：「不就是仗勢欺人嗎？交給我了。我這就去陳家，好好刁難刁難他們。」

杭千嬌本就是好事之人，這兩天又閒得無聊，香瓔給她找的這件事正合她意，意氣風發的往陳府挑釁生事去了。

哪知杭千嬌前腳走，陳佩後腳來。

陳佩和陳大太太一樣打扮得金光閃閃，見了香瓔擺出長輩架子，「妳母親呢？請她出來，我跟她說話。」

香瓔道：「姑母，您有話跟我說便是。」

「小孩子家家的懂什麼？」陳佩訓斥。

香瓔一笑，「明人不說暗話，咱姑侄倆都是聰明人，我也就實話實說了。陳樂欣闖了禍，老太太不出面，讓姑母到我家理論。若姑母贏了，老太太坐收漁利；若

姑母輸了，老太太可以從從容容想下一步棋，還有轉圜餘地。我家也是一樣的，姑母登門，由我這個小孩子出面應對，若我贏了當然好，萬一我輸了也沒事，我娘自然會替我收拾殘局。」

用意被香瓔戳穿，陳佩惱羞成怒，臉色暗紅。「瓔姐兒，做人不能忘本！沒有妳爹哪來的妳？沒有陳家哪來的妳爹？妳向著外人跟陳家作對，妳傻不傻？」

香瓔不緊不慢的說：「我生下來便上了香家族譜，我姓香，對我來說，陳家才是外人。」

陳佩怒目而視。

香瓔不甘示弱的瞪回去，「姑母，對陳家來說，您也是外人。您出嫁了，夫家姓齊，老太太說過了，您是齊門陳氏。」

陳佩氣得發抖，「妳就給句痛快話吧，欣姐兒妳到底放不放？」

「不放。」香瓔語氣冷冰冰、硬邦邦，「陳家不還錢，我就把陳樂欣關在柴房不放。」

「妳親族姊啊，關柴房？」陳佩痛心疾首。

香瓔用奇怪的眼神盯著陳佩，「姑母，我不是也被您下令關過柴房嗎？親侄女可以，親族姊為什麼不能？」

陳佩張口結舌，「妳，妳，妳還真是記仇……」

「氣煞我也！」內室裡，傳來一聲怒吼。

一陣疾風，英氏手裡揮舞著棒槌衝出來，沒頭沒腦的向陳佩砸了過去。

陳佩嚇得魂飛魄散，抱頭鼠竄。

英氏一邊追一邊罵，「敢欺負我瓔兒，老娘打死妳！」

陳佩挨了幾下，吃痛不過，拚命逃到了院子裡，後頭英氏滿院子追著陳佩打。

香馥自內室出來，握了香瓔的手，眼圈發紅，「陳佩欺負妳是什麼時候的事？瓔兒，妳不該瞞著娘的。若不是娘和祖母放心不下妳，躲在內室偷聽，還不知妳遭過這種罪。」

香瓔鼻子酸酸的，強顏歡笑，「都是從前的事啦，我也沒怎麼吃苦，姑母就是嚇嚇我。我從前就是……太相信陳家人了……不說這些了，娘，咱們商量商量，怎麼把陳家欠的債，連本帶利，統統討回來。」

英氏下了狠手，陳佩被打得嗷嗷叫。

她帶來的兩個婢女還算膽大，拚命護著她，主僕三人披頭散髮狼狽萬分的逃出香府。

香瓔出來「送客」，親手把一個綢布小包遞到陳佩面前，「杭大小姐性子急，小白鷺的碎片沒帶齊，剩下的在這裡。這會子杭大小姐應該還在陳府，勞煩姑母帶給她。」

陳佩咬牙，「死丫頭，妳竟攛掇杭千嬌到陳家鬧事！」

香瓔掰開陳佩的手，體貼的把小包放到她掌心，「杭大小姐是最通情達理的姑娘，鬧事兩個字，她根本不會寫。」

陳佩攥緊布包，強忍怒火，「好侄女，妳跟姑母交個底，妳到底想要什麼？香家到底想要什麼？」

香瓔眸中閃過一絲冷光，雙手抓住陳佩肩膀，溫柔告訴她，「香家即我，我即香家。我們所求的，首先是公道，其次是公道，最後還是公道。」

眼前明明只是個年方十三歲的小姑娘，豆蔻年華，少不更事，陳佩卻恐懼得臉色發青。

「妳妳妳，妳有本事去跟公主講公道……」她哆哆嗦嗦的，搬出南陽公主來壯膽。香瓔輕蔑譏笑，動輒搬出南陽公主來嚇唬人，陳家的人就這麼點出息。

她好心情的、隨意的替陳佩整理著散亂的頭髮，「南陽公主乃恭惠皇后長女、太子親姊，賢名遠播，是最講公道的。陳家不給說法，杭大小姐會到行宮求見公主，相信公主定能秉公處理。」

「什麼？妳還慫恿杭千嬌去公主行宮？」陳佩失聲驚呼。

香瓔小臉一板，方才的隨意全都消失不見，代之以大義凜然，「為求公道，莫說公主行宮，我便是刀山火海也敢闖！雖千萬人吾往矣！」

啪啪啪，有人拍掌叫好，「香姑娘說得好極了！」

陳佩回頭，見一名玄衣少年大搖大擺旁若無人的走過來，一個激靈，也不用婢女攙扶，自己閃身上轎，一疊聲的催促著轎夫，逃命似的跑了。

第二章 文會出意外

「嘖嘖嘖。」香瓔嗟歎，「瞧瞧，看見你跟看見閻羅王似的，避之唯恐不及，你這名聲到底是有多差。」

杭千慮也是愕然，「小爺我連僕從都沒帶，孤身一人，就能把人嚇跑了，我自己也很驚奇。曾幾何時，小爺我已有這般威名了？」

香瓔一副「你明白你知道你曉得」的神情。

杭千慮神情迷惘，「難道小爺我真的壞事做太多了，惡霸之名遠揚？」

香瓔白了他一眼，轉身回府。

杭千慮緊跟著她，絮絮叨叨，「妳慫恿我妹妹到陳家胡鬧的事，我知道了，我娘也知道了，她很生氣，我一片好心特地來通知妳。我爹還不知道，依他的脾氣，知道妳利用我妹妹，也會很生氣。他生氣了可不得了，不過妳別害怕，我會替妳說好話的。唉，妳以後不要這樣了，很危險的，凡事三思而後行，記住沒有？」香瓔被個紈褲子弟教訓了，哭笑不得，「你還讓我三思而後行？你的名字怎麼來的知道不？因為你脾氣壞，愛著急，做事衝動，你爹才給你起名叫千慮，讓你做事之前反覆思量。聽說他曾經想叫你三思的，但他討厭則天大帝，以三思作名字，總會想起則天大帝的侄子武三思，因此放棄了。」

杭千慮認真想了想道：「我覺得千慮比較好。千比三大。」

香瓔失笑，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懂不懂？不學無術。」

到了花圃旁，香瓔停下來賞花，慢慢告訴杭千慮，「我的小白鷺非常值錢，陳家無論如何也賠不起。我聯合千嬌一起向陳家發難，陳家能敷衍我，卻不能敷衍千嬌，非給個說法不可。陳家賠不起，只能向南陽公主求救。你回家問問令尊，杭

家想要鹽引，是不是被鹽運使回絕了？這次若運作得好，說不定鹽運使會改口。」杭千慮雖貪玩，人卻不笨，興奮拍掌道：「我知道了！鹽運使王凌是南陽公主的表舅，也是太子殿下的心腹。小白鷺碎了，千嬌痛失心愛之物，南陽公主總要有所表示，才能安撫住我和千嬌這兩個無法無天的壞蛋啊。」

香瓔微笑，「這件事你若能辦成，令尊一定對你刮目相看，你也能替你娘和千嬌爭口氣。」

杭千慮昂首挺胸，「嗯，我家那幾個異母兄弟野心很大，但爹若器重我，他們也只能乾瞪眼，畢竟只有我才是杭家嫡子！」

說完他便信心百倍，雄糾糾氣昂昂辦大事去了。

杭千慮是屬螃蟹的，在吉安城一向橫著走，城中早就流傳著「杭千慮一出手，吉安城抖三抖」的童謠，可見這個人有多猖狂。

他回府糾集了四五十名家丁，黑壓壓的到了陳家，替他妹妹出頭。

陳老太太慌了神。杭千嬌雖蠻橫，畢竟是個女孩子，只是撒嬌撒癡讓陳家賠小白鷺；杭千慮說出的話可就難聽了，聲稱陳家若沒有誠意解決問題，他就把陳大太太、陳樂欣賣到見不得人的地方，羞臊羞臊陳家人的面皮。

杭千慮豪恣放浪，陳佩害怕，悄悄溜了。

陳老太太不敢再拖延，命人把她的大兒子陳墨耕和孫子陳樂成都叫回來了。

陳墨耕資質平庸，不像陳墨池那般會讀書，連個秀才也考不中，便到香家的綢緞鋪子當管事。後來這鋪子歸了陳家，陳墨耕捨不得請掌櫃代管，仍在鋪子裡親力親為，什麼都是自己張羅，方才正算著帳，聽到僕人傳的話，發了半晌呆，才神不守舍的回到家。

「有誠意，陳家有誠意。」杭千慮的威脅把陳墨耕嚇壞了，「陳家有綢緞鋪、米鋪，還得起錢！」

「爹，米鋪是我的。」他兒子陳樂成不幹了。

陳墨耕跺腳，「畜生！這當兒還計較什麼你的我的，這是要救你親娘，救你親妹妹！」

陳樂成被罵得黑著臉不作聲，蹲在一邊生悶氣，陳樂成的妻子曹氏實在心疼，滿地打滾，鬧著不許敗她的家產。

白髮蒼蒼的陳老太太氣得厥過去了，陳家亂成一團。

這等情形，如果換了別人可能就心軟了，但杭千慮是出了名的惡霸，不管陳家如何淒慘，他鐵石心腸，絲毫不為所動，「兩個鋪子先給了，表示你們陳家多多少少有幾分誠意，陳樂欣就暫且關在柴房。這兩個鋪子要是不給，我就不敢保證她今天晚上會出現在哪裡了。」

陳墨耕魂飛天外，他的女兒若是被賣了，那還得了？陳家丟不起這個人！

陳樂成跳起來，「杭千慮你無法無天！」

杭千慮無賴之至，「我就是無法無天，你奈我何？不服氣你告我去呀，縣衙、府衙、按察司，隨便你，就算是告御狀，小爺我也奉陪。走遍天下，欠債不還也是

你沒理。」

杭千慮揮揮手，命令他的家丁，「到香家柴房抓人！」

家丁們齊聲答應，這一聲實在雄壯，嚇得陳墨耕腿腳酸軟。「我給，我給！」不管曹氏如何吵鬧，不管兒子如何不情願，他親自進房取出契書，「兩個鋪子給你，放過我妻女。」

杭千慮收了契書，笑著拍拍陳墨耕的肩，「你家既有誠意，你閨女便關在柴房，暫不發落。小爺給你三天期限，三天之內把小白鷺賠我，萬事皆休。」

杭千慮仰天大笑，揚長而去。

陳墨耕欲哭無淚，「給了兩個鋪子還不行，三天之後你還要來折磨人？」

他顧不得哭鬧不休的兒子、兒媳，掐醒陳老太太討主意，「娘，咱們該怎麼辦？要不把二弟叫回來吧？」

陳老太太虛弱的開口，「你二弟娶的是公主，咱們這樣，豈不是讓他沒臉？」

陳墨耕拉下臉，不說話了。

一旁曹氏扯著陳樂成撕打、怒罵，「你還我米鋪！你吹什麼牛皮，說有個公主孀孀。有公主孀孀還這般被人欺辱？」

陳樂成臉上被抓了好幾條血痕。

「這潑婦！」陳老太太才醒過來，又要被氣死了。

陳墨耕不滿，「二弟娶了公主，陳家反倒要忍氣吞聲了，這是什麼道理？」

陳老太太掙扎再三，「我本來想著，等公主懷了身孕、有了陳家血脈之後，才真正好算作陳家人，到了那時，咱們拿陳家的事去煩她，她也說不出二話。但眼下這樣……唉，沒辦法，你親自跑一趟，把你二弟叫回來吧。」

陳墨耕就等這一句，忙不迭的答應了，命人套了馬車，趕往位於普圓寺外的公主行宮。

杭千慮親自把契書送到香府。

他是立了功的人，被客氣又隆重的請到了大廳。

除了英氏、香馥、香瓔這一家三口，英氏的侄孫英圖也在，英圖親自出來迎接。英圖俊美清雅，又是讀書人，前年已經考中了秀才，這種人從前杭千慮是敬而遠之的，但如今他覺得自己太有長進了，已非吳下阿蒙，和英圖這樣的少年才俊也差不了多少，看著英圖就順眼了，親熱的見了禮，攜手同行。

見了面，英氏和香馥把杭千慮一通猛誇，杭千慮飄飄然，「我爹也是這麼說我的，哈哈哈哈哈。」

杭千慮把契書交給香瓔，香瓔看過收好，豎起大拇指，「自古英雄出少年！」

杭千慮笑得見牙不見眼。

香瓔交代，「陳家住的房子，是香家出錢買的。」

杭千慮拍胸脯，「放心，三天以後我去收房子！」

香瓔眼眸之中，笑意浮動，香家的鋪子、房子必須收回來啊，不能讓忘恩負義之

人白白佔了便宜。

杭千慮和英圖年紀接近，竟相談甚歡，香瓔知道他二人都是真性情，倒也不奇怪。次日杭千慮又來找英圖，香瓔親自給他們準備了酒飯。

第三天，杭千慮和英圖談得興起，一起去了知遠樓參加文會。

香瓔知道的時候，他們已經出發了。

香瓔大驚。

英家人丁不旺，孫輩唯有英圖、英因兄妹二人，香瓔清楚記得，前世就在這個月，英圖到知遠樓參加文會，卻不知怎地攤上了人命官司，銀鐐入獄。

英家因此一片愁雲慘霧，英氏痛徹心扉，為了保住英圖的性命，英家傾家蕩產，香馥也不惜變賣鋪子、莊子，白花花銀子流水一般花出去。

香瓔就是記著這件事，所以特地找了個藉口把英圖接過來，打算讓英圖閉門讀書，誰知一個不小心，英圖還是去了知遠樓。

香瓔立即命人備車，只帶了立春、立夏兩個婢女，匆匆出門。

車子才在知遠樓前停下，香瓔便下了車。

「臭乞丐，滾開！」伴隨著酒保的罵聲，一個衣著濫褸的人滾下臺階。

「怪可憐的，聽說是試河豚中了毒。」

「唉，河豚肥美，就是有毒，這些有錢的老爺少爺抓了個乞丐試毒，死了也是白死。」

「可憐什麼？不是他貪吃，自願吃河豚的嗎？」有好事者指指點點，表示自己懂得很多，很高明。

香瓔腦子嗡的一聲，前世那滿是屈辱和辛酸的一幕幕，再次浮現在她面前。

沒有人知道她吃過什麼樣的苦，沒有人知道她前世的過往是如何不堪。

試河豚怎麼了？人若餓急了，比河豚試毒更不能入口的東西，也會含淚嚥下！

酒樓上，傳出放肆的笑聲。「這個小鬼運氣真不好，不過吃河豚而死，也算死得奢侈了。」

香瓔雙手掩耳，曾經她也被人這般羞辱過、鄙視過……強烈的屈辱感鋪天蓋地般襲來。

嘲笑聲中，她甩開立春、立夏想要扶住她的手，一步一步向那躺在地上的人走去。

嘲笑聲停了，所有的人驚呆了。

誰家的小姑娘，豆蔻年華，特立獨行？華美秀麗的淡綠色錦衣拂在汙泥之上，依舊有奪目之美。

香瓔用絲帕細心替那人抹去嘴上的汙泥，擰開水壺塞子，柔聲道：「乖乖的喝了這清水，你會好起來的。」

水壺小巧可愛，裝的水並不多，但這是泡過小白鷺的水，可以解毒。

帶著涼意的清水，灌入那人口中，那人神智模糊，用力想睜開眼睛，是誰在溫柔勸說他喝水？聲音真動聽，像百靈鳥在啼叫……

她在餵他喝水……

朦朧之中，眼前出現一張清新靈動的面龐，一雙明眸猶如林間小鹿……

「哎呀，這不是香家姑娘嗎？」樓上有人高聲笑道。

一群或胖或瘦或高或矮的人嘻嘻哈哈出現在高高的臺階上，最誇張的是一個身穿火紅長衫的闊少，下巴尖，眼睛小，笑起來的時候跟個賊似的。

「香姑娘，我徐勇也算名門子弟，之前正經八百的央媒求親妳不答應，怎麼，看不上我，看得上要飯的？這要飯的只配給我試河豚，知道不知道？」

香瓔看到他，生氣歸生氣，心裡卻一下子踏實了。因為，前世當時死掉的人，正是這個徐勇。

她吩咐立春立夏照顧地上那人，自己緩緩站起身。

「不錯，我就是看不上你。」她語帶挑釁。

徐勇惱火的嚷嚷，「我有哪裡不好了？我一表人才，家裡還很有錢！」

香瓔嗤笑，「因為你笨啊，因為你不讀書啊。要不我這裡有個對聯，我出上聯，你敢對下聯嗎？」

「我有什麼不敢的。」徐勇擰袖子，「妳出吧，我敢！」他身邊有這麼多學院的同學，學問好的可不只三個五個，還怕對對聯嗎。

「那我就出上聯了啊。」香瓔笑道。

「妳出，我一準兒對得出來。」徐勇信心滿滿。

香瓔笑容輕蔑，揚聲道：「我出的上聯是：知恥近乎勇，不知恥近乎徐勇！」

一剎那的寂靜之後，笑聲如雷。

「知恥近乎勇，不知恥近乎徐勇？哈哈哈哈哈，香家這位小姑娘，罵起人來真夠狠的！」

徐勇一臉懵懂，他不知道眾人在笑什麼，他身邊的同窗發覺了這一點，更是仰天狂笑，笑到肚痛。

徐勇跳腳，「笑什麼？不許笑！全部不許笑！」

眾人卻笑得更厲害了。

香瓔譏諷，「你還真是胸無點墨，目不識丁啊。」

徐勇不悅，「女子無才便是德。妳讀那麼多書做什麼，說的話我都聽不懂。」

她拾階而上，「那我就用大白話來告訴你吧。在咱們吉安城，請人試吃河豚的也不是沒有，但哪戶體面人家是不給錢的？大方的，給三兩五兩，甚至更多；小氣的，也要給一兩銀子。畢竟試吃的人有可能喪命。你呢，讓人試吃之後，人中了毒，你便把人扔出去了，何等狠辣無情。」

香瓔越往上走，越覺得奇怪。杭千慮和英圖不是來了知遠樓嗎？外面鬧成這樣，他們為何不露面？

徐勇也真是臉皮厚，被香瓔當面責難，還理直氣壯的辯解，「今天這事可不怪我，這個小鬼命大，他試吃了好幾次也沒事，我理他做啥？」

香瓔無暇和他歪纏，不耐煩的命令，「白白讓人替你試河豚不成？下去給錢。別告訴我三兩五兩的你給不起。」

徐勇一昂脖子，「我有錢！別說三兩五兩了，十兩我也給得起！」蹬蹬蹬，跑下去送銀子了。

香瓔支開徐勇，但又有人擋在她面前。

那是一個書生打扮的年輕人，面孔黎黑，語氣生硬，說話帶有明顯的異域口音，「妳侮辱了吉安書院，為了書院的名譽，我要向妳挑戰！」

有另一個書生出面勸解，「黎坡兄，這位姑娘罵的是徐勇，她可沒罵咱們吉安書院，黎坡兄又何必跟她過不去？」

黎坡認死理，擋著香瓔的去路不放，「罵吉安書院的學生，就是罵吉安書院，我一定要向她挑戰！」

香瓔上下打量他，「閣下是順國人吧？」

黎坡眼睛一亮，驕傲挺胸，「正是！原來妳這小女子也知道我大順國，也算有幾分見識了。」

香瓔冷笑，「豈止有見識，我還有學問呢。我出個謎語，你猜得出來嗎？」

黎坡大惱，「我雖然是外國人，也比妳個小女子強！哪能猜不出來？」

他身邊一個書生拉了他一把，「黎坡兄，你莫要強出頭。這位姑娘肚裡是有墨水的，方才她出的上聯，你能對得出下聯嗎？」

黎坡嘴硬，「我對是對不出，可我不信她還能再出難題。小小女子，能有多大本事？」

他指著香瓔，「妳，出題。」

香瓔道：「我出個謎語，打《論語》一句。哪位身邊帶有《論語》，可以借給這位順國學子，讓他隨時翻看，省得傳揚出去，說咱們欺負外國人。」

知遠樓今天有文會，帶書本的人當然有，還真有人配合拿出本《論語》塞到黎坡手裡。

「允許你翻書啊，再猜不出來，這人可就丟大了。」書生們紛紛調侃。

黎坡一張臉黑紅。

香瓔出題了，「順國王上有旨：殺盡順國貪官汙吏。打《論語》一句。」

黎坡瞪大眼睛。殺盡順國貪官汙吏？這是什麼意思？《論語》裡哪有提到順國？書生們都在冥思苦想，一位白衣書生最先想到答案，激動拍掌，「好，罵得痛快！」

另外一人也想到了，失聲讚歎，「好巧的心思！這個比方才罵得更巧妙了。」

白衣書生見有些人還沒猜到，黎坡更是一臉懵懂，笑著解釋，「諸位難道沒有聽說過嗎，順國吏治腐敗，貪汙成風，順國百姓怨聲載道？」

「原來如此。」書生們恍然大悟。

順國貪汙嚴重，王上若下旨殺盡順國貪官汙吏，做官的人當然就危險了啊。

「今之從政者殆而！」書生們異口同聲。

黎坡黑紅的臉上不停冒汗。太難堪了，這個比罵徐勇更狠。罵徐勇只是罵了一個人，這個罵的是整個順國……

「黎坡，你還要擋著我嗎？」香瓔調侃。

黎坡拿手裡的書擋著臉，一步一步挪到角落裡。沒臉見人了。

不只黎坡，書生們也自發的挪向兩邊，給香瓔讓出一條道路。

此時徐勇喘著大氣跑上臺階，「我就說那個小鬼命硬吧，就這麼一會兒的功夫，

人不見了，跑了！」

香瓔理也不理他，立春、立夏提著裙子，追上香瓔，「姑娘，那人醒了之後，一句話沒說就走了。」

香瓔點點頭，人沒事就好，吩咐道：「立春，妳到杭家送個信，就說杭千慮在知遠樓。」

可憐立春才上了高高的臺階，立即又要下去，累得著實不輕。

知遠樓特地派了個女茶博士出來迎接，「香姑娘，今天知遠樓有文會，雅間都被包下來了，若在大堂，恐怠慢了姑娘。」

香瓔道：「我是來找人的，我表哥姓英，他和一位姓杭的公子一起來的。我表哥或許妳不認識，杭千慮妳應該聽說過吧？」

茶博士陪笑臉，「杭公子的大名，吉安城內誰人不知？姑娘的表兄英公子，也是久仰大名。兩位公子正在大廳參加雅集，作出了不少好詩……」

大廳角落裡有張方桌，桌上趴著兩個人，香瓔還沒到近前，濃重的酒氣便撲面而來。

只看身形，她便知道這兩人是英圖和杭千慮，心裡咯噔一下。

英圖是英家唯一的孫子，英家上上下下看得如眼珠子一般，從來不許他喝酒，杭千慮倒是酒量頗大，可以說是千杯不醉。今天他倆居然會一起醉倒，邪了。

旁邊有兩把椅子，椅子上坐著兩名家丁打扮的青年，香瓔認得他們倆是杭千慮的人。

這兩個家丁也醉了，仰躺在椅子上呼呼大睡，這就更邪了，杭千慮的家丁是負責保護他的，怎麼可能公然飲酒？

徐勇跟隻哈巴狗一樣跟在香瓔身後，「你看我也喝酒，我可輕易不喝醉，我比他倆都強。」

香瓔充耳不聞，命令立夏，「我這裡帶有解酒藥，妳扶表少爺起來，我餵給他。」

徐勇聽到香瓔要餵藥，一心想親近芳澤，忙獻殷勤，「我力氣大，我來。」躡上前去，不由分說把英圖扶了起來。

誰知他把英圖扶起來後，英圖驟然睜開眼，眼睛發紅，臉頰也發紅，抓住徐勇狂毆。

徐勇被打得哇哇亂叫。

白衣書生等人跟在後面，見狀大驚，忙上前阻止，七手八腳想要按住英圖。

可英圖一個文弱書生發起酒瘋來力氣竟是奇大，把這些書生一個一個都甩開了，只攻擊徐勇。

英圖平時是很斯文的，這時候的他卻像猛虎一樣，勢不可擋。

「快想辦法，會打死人的！」眾人慌亂驚呼。

香瓔想了想，取下身上的絲質披風，「蒙住他的頭，他最怕黑！」

黎坡從人群中擠出來，「我來！」接過披風，奮力撲過去，蒙住了英圖的頭。

英圖攻擊勢頭減緩，眾人齊心協力，終於救出徐勇，但他已經被打成豬頭了。

英圖被眾人用披風反綁雙手，拚命掙扎怒吼。

香瓔垂淚，「可憐，我表哥從前是滴酒不沾的，一旦醉酒，竟然成了這個模樣。」

「越是平時不喝酒的人，喝醉了越是嚇人。」眾人議論紛紛。

香瓔柔聲安慰著英圖，有意讓人把徐勇遠遠的隔開。

過了多時，英圖眼睛沒那麼紅了，人也有些清醒，望著香瓔發呆。

香瓔手掌心汗津津的，思緒有些混亂。徐勇身上有什麼，英圖靠近他便發會瘋？

英圖和徐勇，會不會都被人設計了呢。

前世英圖攤上人命，她一直以為是英圖運氣差、命不好，可結合眼下的情形，那真的是一個意外嗎？會不會是有人故意陷害？可又是誰在故意陷害？

英圖落難，英家因此毀了，香家也一樣。

英圖是英家的希望，也是英氏的命根子，為救英圖，英氏和香馥東奔西走，花費了大半家產。

不，不僅僅是家產，還有別的。

前世的這個時候，父親積極索要她回去，但即便她心裡已經異動，母親仍舊不答應，香陳兩家僵持，誰也不肯讓步。就在這個時候，英圖攤上命案，英家、香家一齊被擊垮，母親不再有力量保護她，忍痛把她託付給父親。

「女兒始終是我的，必須回到我身邊。」陳墨池露出滿意的笑容。

香瓔回想著前世的情形，越想越心寒，陳墨池是她的親生父親啊，陷害英圖的人竟然是他？

這個念頭冒出來之後，香瓔自己也嚇了一跳，儘管證據還是不足，但不知怎地，自從這個念頭開始出現，香瓔便明白了：這是真的。

英圖是被陷害的，幕後指使人正是陳墨池。

透過陷害英圖，達到一舉擊潰英家、香家，搶回女兒的目的，此舉何其狠辣。

陳墨池和香馥曾是結髮夫妻，恩愛不移，可曾經的枕邊人一旦分開了，便會如此冷酷無情嗎。

如果香瓔的猜測沒有錯，前世真是父親下的手，那眼前的情形就很好理解了。

前世只是香馥不肯交出女兒，陳墨池便能痛下殺手，現在陳家被香家抓住把柄，處於下風，陳墨池想翻盤，更會劍走偏鋒。

陳家最出色的人，是陳墨池；陳家最狠辣無情的人，也是陳墨池。

香瓔輕輕笑出聲，陳墨池手段厲害，那又如何？她香瓔是陳墨池的親生女兒，有其父必有其女，她也並非好惹的。

這頭的徐勇不停嚎叫，「疼死啦，疼死啦。」他被英圖打得實在不輕，鼻青臉腫，嘴巴漏風，說話聲音都變調了。

立夏急得想哭，「姑娘，徐勇被表少爺打得太狠，徐家怕是不會罷休，怎麼辦才好？」

這確實是個問題，眼下雖然徐勇沒被打死，但被打成豬頭也是相當麻煩。徐家不僅是糧商，還和學政是姻親，徐勇這個人，在香瓔看來，是個蠢貨笨蛋，但在徐家老太太、老爺太太眼中，可是個活寶。徐勇被打，徐家焉能善罷干休。

香瓔凝眉思索，「立春去杭家叫人，應該是快到了。有了，禍水東引。」

不管是誰對英圖、徐勇下的手，都不會想招惹杭家，不需連杭千慮一起拉下水，所以杭千慮現在應該只是真醉了，把杭千慮弄醒，就好辦了。

香瓔抬頭對茶博士道：「我聽杭大小姐說過，她哥哥但凡喝多了，只要溫水沖了蜂蜜飲下，很快便能醒酒。」

「我這就去準備。」茶博士親自張羅，不多時端著兩杯蜂蜜水來了。

香瓔要過蜂蜜水聞了聞，「嗯，是這個味道。」然後還給茶博士，茶博士小心翼翼的餵杭千慮喝了。

杭千慮抬起頭，還有些迷迷糊糊，不知身在何處。

香瓔聲音小小的在他耳邊道：「杭千慮，我被人算計了。」

杭千慮頓時一個機靈坐好，香瓔不等他開口，緊接著說道：「別著急，聽我說。」她把情況簡單明瞭的解釋了下，「……徐家不會善罷干休，英家麻煩了，我祖母、母親也麻煩了。」

「告訴我該怎麼幫妳。」杭千慮倒是很痛快。

「連累你真是不好意思……」見他這麼痛快的應下，香瓔反倒有些過意不去。

「我這樣的惡霸還怕連累？」杭千慮語氣豪邁。

香瓔很感動，「你可以改名叫杭古道了。你這樣做便好……」小聲說了幾句話。

杭千慮咧咧嘴角，「記住了。」要他打徐勇這個混蛋啊，好事！

香瓔招手叫徐勇，徐勇捂著腦袋哼哼唧唧的過來了，「妳表哥把我打成這樣，妳得賠我……我讓人回家叫我爹娘了，非好好跟你們算帳不可……」

話音還沒落，杭千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撲過來，一拳打在徐勇臉上，沒有防備的徐勇挨個正著，痛徹心脾的連聲慘叫。

杭千慮生平第一次奉命打人，樂不可支，下手格外凶狠。

「快拉住他們。」香瓔花容失色。

「怎麼又一個發酒瘋的。」眾人迷惑不解。

七手八腳把杭千慮抱住，徐勇再一次被解救出來，欲哭無淚，「我招誰惹誰了，啊？姓英的打我，姓杭的也打我，我是靶子嗎？」

香瓔提議把杭千慮也綁住，眾人雖顧慮杭家的威勢，但有英圖的例子在，沒多說什麼便照做了。

香瓔看到杭千慮和英圖一樣被綁，瞳眸之中閃過狡黠笑意。

好了，這兩個人如今站在了同一陣營，徐家若要追究，這兩個人同責；更重要的是，杭千慮的家人如果來了，知道杭千慮被算計，一定追查到底，到時候就可以把幕後真凶揪出來了。

同樣是在知遠樓被陷害，如果單單是英圖，知遠樓不會當回事，官府不會當回事，很可能會不了了之。

但如果換作杭千慮，知遠樓非給個交代不可，官府也不敢和稀泥。

第三章 母親的青梅竹馬

杭家很快來人了，出乎意料的是，來的竟是杭千慮杭千嬌的父親，杭家當家老爺杭敬。

杭敬見了杭千慮，劈頭蓋臉一頓臭罵，「才好了沒兩天，你就又開始闖禍，淨會給你老子丟人！」

杭千慮梗著脖子想叫，香瓔忙搶在他之前陪笑道：「杭老爺，這回您可冤枉大公子了。大公子和我表哥一樣，都被人下了藥……」

「下了藥？」杭敬大為緊張。

香瓔解釋，「這是我猜的，但我應該沒猜錯。大公子和我表哥一樣，和徐公子只要一接近，就要發狂打人；但離徐公子遠了，他倆便安安靜靜的，一點事沒有。」

「竟有這等事。」杭敬半信半疑。

「不信您試試。」香瓔提議。

杭敬倒是答應了，但徐勇苦著一張臉，死活不肯答應，「杭伯伯，您看我都被他倆打成啥樣了？他倆別人都不打，就打我一個呀。」

杭敬瞅著徐勇，也真是可憐，「唉，你父親見了，不知要心疼成什麼樣子。賢侄，杭千慮這個混帳小子，果真是只打你一個人嗎？」

徐勇哭著點頭。他委屈，他難過，他的心在流血。知遠樓這麼多人，就算他的學問是最差的，也不能單單打他一個吧？

杭敬眼睛不大，眯起來的時候有種老謀深算的陰險。香家小姑娘猜的或許是對的，他的兒子真的被人下了藥。哼，在吉安城裡敢算計他杭某人的兒子，這不是太歲頭上動土嗎？

「杭千慮和英圖別人不打，單單見了賢侄便發瘋，其中必有緣由。」杭敬安慰道：「賢侄放心，事情定有水落石出的時候。」

杭敬命人到官府報了案，同時請知遠樓內所有參加文會的書生，暫且不要離開。知遠樓的王老闆一開始聽說有人發酒瘋，還沒當回事，畢竟酒樓之中客人發酒瘋的事常有，後來知道杭公子、英公子被下了藥，他可就慌了，見了杭敬賭咒發誓，說知遠樓是清白的。

杭敬搖搖頭，「老兄這話跟衙門的人說吧。」

王老闆抹著臉上的汗，叫苦不迭。如果杭千慮真的被下了藥，而且下藥的人和他知遠樓有關係，他可就倒大楣了。

不久吉安縣令程鵬、徐勇的父親徐貴生前後腳趕到，聽了下了藥的說法，都不大相信。

不過當他們親眼看到只要靠近徐勇，杭千慮、英圖就狂性大發打人，離開徐勇之後才能恢復正常，他們便不得不相信了。

程鵬的師爺姓甘，是他重金禮聘的能人異士，甘師爺在徐勇身上細細搜了幾遍，取下一個繡花香囊，「這香氣太奇特了。」

香瓔自告奮勇，「我拿這個香囊給我表哥試試。」她把這香囊拿到英圖面前，英圖眼睛開始發紅；拿遠了，英圖才漸漸平靜。

香瓔又拿了這個香囊到幾個書生面前，他們只覺得香氣特別而已。

又將不帶香囊的徐勇被推到英圖、杭千慮面前，兩人反應倒很平淡。

事情到了這一步，所有的人都明白是怎麼回事了。

「你這香囊哪裡來的？」徐貴生追問。

徐勇哭喪著臉，「這是……這是我叫了人來唱曲兒，賣唱的小娘子親自替我繫上的。」

「你呀。」徐貴生恨鐵不成鋼。

程鵬下令，命衙役緝拿這賣唱的歸案。

香瓔聽到程鵬和杭敬商量著要把知遠樓暫時封了，還要把英圖、杭千慮帶到縣衙，請名醫診治，她緊張了。

對程鵬，對許孺人，她是一點信任也沒有，杭千慮沒人敢動手腳，英圖就不一定了，英圖只有跟她回香家，她才放心。

香瓔仔細觀察著杭千慮，「杭老爺，許是藥效過去了，我看杭公子眼神清亮亮的，和方才很不相同。」

杭敬大為關切，「眼神清亮了？藥效過去了？」扳過杭千慮的臉仔細端詳，「兒子，你好點沒有？認得爹爹嗎？」

杭千慮被他爹當玩具一樣擺弄來擺弄去，沒好氣地翻了個大白眼。

杭敬見了這個熟悉的大白眼，心中一喜，「藥效真的過去了？甚好甚好。」

他還親自拿了香囊捧到杭千慮面前，杭千慮嗅了嗅，「真難聞。」卻不再發狂了。

「還是各回各家吧。」杭敬笑道。

兒子既然沒事了，心頭一塊大石便落地。查案子是程鵬的事，他兒子沒道理因為這個住到衙門去。

杭敬既然這麼說了，程鵬也沒有異議，命人封了知遠樓，將王老闆、茶博士、夥計等都帶到衙門。

書生們當然也就結束所謂的雅集、文會，一哄而散。

杭敬與徐貴生再三致歉，承諾徐勇的醫藥費杭家全包，又說要帶著全家人登門賠罪，徐貴生心裡雖生氣，但不好多說什麼，「醫藥費什麼的，徐家倒還拿得起。

兄臺門路廣，若能替勇兒把那賣唱的抓到，小弟感激萬分。」

杭敬自然滿口答應。

「爹，他們拿我當靶子打。」徐勇已經找大夫包紮過了，裹了滿腦袋的白紗布，看著可憐又可笑。

徐貴生心疼不已。

「妳表哥把我打成這樣的，妳得賠我。」徐勇向香瓔討債。

香瓔還沒來得及答話，已喝過解毒水的英圖和杭千慮挺身擋在她面前，惡狠狠瞪著徐勇。

「打完我，又瞪我。」徐勇委屈得想哭。

徐貴生看不得他兒子這丟人的慫樣，強拉著他走了。

「哎，我以後請人試河豚給銀子，妳說好嗎？」徐勇邊走邊回頭。

香瓔沒理他，轉頭對杭千慮抱歉的說：「杭公子，實在對不住，若不是我族姊摔碎了小白鷺，杭大小姐和你就用不到陳家討公道了。你貴人事忙，百忙之中還要一趟兩趟的去陳家，可陳家賠不起小白鷺，真怕你白忙一場。」

杭千慮猛的一拍腦袋，「差點忘了！我明天要到陳家討債！」

杭敬目光森冷。原來他兒子明天要到陳家收債，怪不得有了今天這一齣。

這小子在吉安城裡橫行霸道也不是一天兩天了，突然今天出了事，敢情是事出有因啊。

香瓔滴下淚來，「表哥，你知不知道你嚇死我了？你打徐勇打得太狠，我真怕你一失手打死人。如果徐勇真有個三長兩短，後果不堪設想。」

英圖也是後怕，「那時我管不了自己啊，聽表妹這麼一說，我有死裡逃生之感。」

英圖是讀書人，當然知道刑律森嚴，徐勇如果死了，他也就完了。

香瓔柔聲道：「你是英家唯一的孫子，你如果出了事，英家完了，香家也完了。

香家如今只剩下祖母、母親和我三個女子，沒有你，沒有英家，我們就是砧板上的肉，任人宰割。」

「我以後一定滴酒不沾，以後乾脆文會也不參加了。」英圖一再保證。

香瓔隨著英圖離開的時候，仍是淚眼汪汪的。

杭敬闖蕩商場多年，什麼事情沒經歷過？回到杭府後把杭千慮帶到書房，思量良久，長歎道：「仗義多是屠狗輩，負心多是讀書人！」

杭千慮不滿，「讀書不好，那你還天天罵我不讀書？」

若放在平時，杭敬定要逮著杭千慮痛罵一場，但今天他反倒笑了笑，「你若不愛讀書便不讀，能平平安安的，也就是福氣了。」

「爹不讓我讀，我還非讀不可了。」杭千慮犯倔，「我要和英圖一樣，文質彬彬的。」

「以後不可同英圖來往。」杭敬吩咐。

「為什麼？」杭千慮不服。

「若再同英圖來往，只怕類似今日之事還會再發生。」杭敬警告。

杭千慮粗中有細，只怔了怔便想明白了，又驚又怒，「是陳家陷害我們的，是不是？陳家這些人，除了陳墨池，其餘的都是廢物，出手的一定是陳墨池。這個陳墨池缺德不缺德啊，發達了便拋棄原配髮妻，還暗害英圖！還敢牽連到我！他是不是以為攀上了南陽公主，他就可以為所欲為，可以把咱們杭家踩在腳下了？我看他不是衝著咱們杭家，是衝著宮裡的娘娘吧。咱們杭家能示弱嗎？當然不能！我明天便到陳家收房子，把陳家人趕到大街上！」

杭敬默許了。陳墨池算計英圖，他管不著，可若連他兒子也牽連上了，是該給陳家幾分顏色看看。

杭千慮一晚上沒睡好，第二天起來脾氣便異常火爆，一大早便集齊人馬，以打家劫舍的氣勢，去了陳府。

不管陳樂成、曹氏等人如何哭鬧不依，杭千慮強橫的收了房契，把陳家人趕出門。

陳家哭聲震天，雞飛狗跳，街坊鄰居則是看了一場大戲。

「公主府來人，把陳家人全部接到了行宮。」香瓔專程去給母親報信，「很公平對不對？娘和他做夫妻的時候，要照顧陳家上上下下，老老小小。現在南陽公主把他搶走，也要連陳家所有的人一起接收。」

只要陳墨池，不要陳墨池那難纏的老娘、廢物的大哥、潑辣愚蠢的侄子侄女侄媳婦，想得美。

陳墨池天資當然很好，但若沒有香家的扶持、栽培，他根本沒有青雲直上的機會，可以說，陳墨池有今天是香家培養出來的。

香馥辛辛苦苦種桃子，桃子成熟了，南陽公主纖纖玉手伸過來，輕輕鬆鬆摘走，簡直沒有天理。

香瓔必須替天行道，把陳家這幫活寶送到南陽公主身邊，給這位公主找點事情做。以後的南陽公主府，熱鬧囉。

香瓔把房契交給母親，「杭千慮替咱家做了事，反倒眉開眼笑的跟我道謝，說香家給了他行俠仗義的機會。這個人是不是很有趣？」

香馥遲疑了下，小心翼翼的詢問，「瓔兒，妳對杭千慮有好感，對不對？」

香瓔明白母親的意思，不由笑了，「娘想到哪裡去了？杭千慮又不可能入贅。」

她是香家獨苗，是要招婿上門的，杭千慮這種身分，怎麼可能。

香馥見寶貝女兒毫無羞澀之態，便知道自己確實想多了，微笑道：「橫豎妳年紀還小，婚事不著急。」

「娘年紀也不大啊。」香瓔甜言蜜語，「論年紀呢，您今年還不到三十歲。論相貌呢，您頂多芳齡十七，若要尋覓心上人，正是時候。」

香馥不敢相信自已聽到的，怔了好一會兒，方顫聲道：「瓔兒妳、妳不反對了？」

香瓔慚愧的低下頭，「嗯，不反對了。」

曾經的她是多麼的自私，多麼的不懂事啊，祖母不過提了一句想為母親另覓良人，她便哭得差點背過氣去，幾乎沒把母親嚇死。

香瓔帶著愧意偷眼看母親，不由得呆住了。臉上淡淡的紅暈，滿眼的柔光，母親哪裡有一絲一毫棄婦的幽怨？分明是……

香瓔心怦怦跳。前世她隨父親去了京城，母親留在吉安，上門提親的人很多，但都被母親拒絕了。

後來她流落到邊城，想和母親通信再不可得，但就在她最困頓、瀕臨絕境的時候，聽到了一個傳聞，傳聞母親嫁給了一位聲名顯赫的將軍，成為將軍夫人，過著令人豔羨的、養尊處優的日子。

傳聞還說，將軍是初婚，對二婚的妻子異常寵愛，千依百順。

傳聞甚至說，將軍對妻子百般討好，不惜派出親衛，四處替妻子尋找失蹤的女兒。這個傳聞是真的嗎？如果母親真能遇到良人，美滿度日，那該多好。

香瓔清清嗓子，「那有什麼，我是香家獨苗，香家以後歸我管。您嫁人當然也是可以的，反正祖母和香家有我呢。」

香馥暈紅滿面，假裝要打，「傻孩子胡說什麼？」

香瓔笑著逃走了。

她逃到花樹下，攀過花枝輕嗅香氣，心情愉悅。重生真好，回到母親身邊真好！此時婢女拿來一封杭千嬌的信，她信裡寫著，「程縣令親自審案，但進展很慢，夥計們受刑不過，胡亂招認，供詞漏洞百出，難以採信。不過我爹出手，把賣唱的小姑娘抓了送到縣衙，真相應該快要浮出水面了。」

香瓔心情更好了。賣唱的小姑娘被抓，幕後指使之人，應該寢不安席了吧？

Crescent Family